

三个小伙一个工厂 (报告文学)

西安东郊鱼王庙，起伏蜿蜒的公路旁，有一个风尘扑扑的小工厂。铁皮边角料焊就的大门，里边几间简陋的窑洞、平房。

然而，就是这儿，却生产着全市、全省、全西北地区独有的家具附件——双簧碰珠，产品供不应求，并且和全国最大的专业厂家——山东海阳家具五金厂抗衡，把产品打入了山东潍坊地区。

支撑这个厂的，是三个出身、经历、性格各不相同的毛头小伙。一个是退伍回农村的坦



克车长，两个是原城市区办工厂的干部和职工。他们是改革家吗？那顶桂冠对于他们似乎是太沉重了一些。然而，他们的生命基因，却是那样活跃，充满着变革的因子；他们那破旧的厂房里，似乎浓缩着我们的整个时代。

这儿就是：西安市东峰五金厂。

首先吸引我的，是



观/烟/花/有/感 (散文)

许遐志

正月十五日夜，携女出游。众人皆放花炮，觉有所得，归来随录于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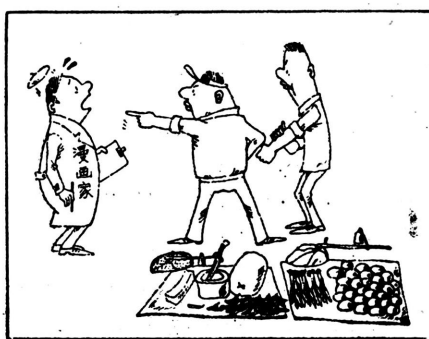
两响炮：模样着实欠洋，齐头齐脑，土红纸衣，脚跟着乡间的泥土，浑身充满了“稼娃”气息，默默地躺在地上。随着一声巨响，用尽全力向天上冲去，当冲击力消耗殆尽时，便在又一巨响中结束了短暂的一生。来去得这样匆忙，没在人间留下什么光和彩，但却以如雷的震响，使那些昏昏然和熏熏然的心灵为之一震，又一震。

花篮炮：被挑在长长的竹竿头上，被长长的香火点燃。于是，它象旋风一般旋转起来。在旋转中，变成一只桃红色美丽的光圈。瞬间，它又转过了头，改变了旋转的方向，摇身变成一只柳绿色的光环。不管是桃红还是柳绿，无论是东转还是西旋，都能博得人们的心欢。

地花炮：自知没有升天的本领，也没有一鸣惊人的才能，就心安理得地静蹲在地上。当希望的火星落入心田时，就把满腹的光彩毫无保留地喷发出来：似火花，象火树，如火丛。这冬夜的春花，使人亢奋，使人豪放，使人感到人世间的真。遗憾的是在人们意兴正浓之际它却消失了。难道美好的事物生命都不长吗？或许正因为它们生命短暂才显示出了价值？

钻天炮：矮矮的身子，却抱着一根比自己长许多倍的红色竹棍，这样，在百炮中就显得有点不同。手握着竹棍，将烟头往它屁股上一擦，它“吱”地一声尖叫，立即向天上钻去，挺引人注目。然而，没飞多高便栽了下来，是因为响亮的叫声消耗了过多的火药，影响了升腾，还是造

——简短不短称，碍你啥事！



姚泽芋

但是底下一个子儿也没见到，听说头儿们分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上班就开始混天天了。

来了新厂长，搞承包，我承包了模具班。当月，我们把产量从25万提高到了40万，但是，当月底合同兑现时，厂长不认帐了。我跟厂长吵翻了。我拿不拿小意思，怎么给十几个弟兄交待呢？前思后想，算了，不干了，弄个啥都比这强……

也是艺高人胆大吧，他勇敢地迈出了自己的脚步。

三

王富平，矮墩结实，典型的坦克兵多力型身材，为人厚道，脾气耿直火爆，却不知设防，少了一点生意人的狡黠。

退伍回家，先办纸盒厂，赚了几千块钱。又高息贷款两万余元，

攀登者的梦

(外一首) 王宗禄

涉足在没有路的荆丛中
没有希望的希望
捞取一个梦
仍是勇敢者的行动

你是我少年时
从屋檐上淌下的水线
象雪花遇见了太阳
从屋檐上淌下的水线

你是我最可恨的人生……
你是我最可恨的人生……
你是我最可恨的人生……

你是我最可恨的人生……
你是我最可恨的人生……
你是我最可恨的人生……



本版编辑

叶广岑

和一个萍水相逢的城里师傅拍板成交：一个出资金地皮，一个出信息，要开办五金厂，闹一番事业了。

老师傅揣上两万五，弄回了三台旧冲床，一吨铁皮下脚料，

弹人本来就没打算让它高升？

彩珠炮：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一只一只光彩艳丽的小火球，划着半弧跃入空中。谁先谁后极有次序，头一个不将息，第二个决不出。如此这般，不禁使人怀疑：这些可爱的小彩珠，是否也感染上封建等级观念？

小鞭炮：身小如芥，但深懂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。不争上下，不计内外，用自己的心来联结他人的心。我挎着你的臂，你踩着我的肩，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。一旦争得献身机会，便用自己的身躯，为宇宙增添祥瑞的喜气。

葡萄花炮：谁也想不到，这个不起眼的花纸筒筒里，会隐藏着光的葡萄！当它被推举到一定的高度时，才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：一串光灿灿的金葡萄！没有系住葡萄粒的枝蔓，令人惊异的是，在自由的天空里它们竟然不散不乱，始终保持“串”的美形，直至消失而已。也许它们认为，整体的美，比个体的美，更美。

降落伞炮：黑夜里，它象一颗形红彤彤的小太阳，高高地升到天空，慢慢地飘，游游荡荡，飘飘然然，原来它的“得宠”，全凭那黑在暗中看不见的伞……

却拍屁股一走了之。

面对一堆废铁，一身高利贷，富平急得几乎要自杀。竟想不到的是，老师傅虽然走了，但他带来的一个小徒弟，却不吭不哈地留了下来，并且使出了一身绝活。这个小徒弟不是别人，就是王世平。

他是世平的中学同学，来前在一个针织厂里当销售科长。在这儿，受的那份辛苦是当科长时无法比拟的。没厂房，他当泥瓦工，垒砖砌墙。做模具，他打下手，八寸见方的钢坯，三人换着扯钢锯，连续五六个小时，硬是横着一剖为二。

他图的是什么？赚钱吗，不能说没这种动机。然而，他是在富平和世平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入伙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要“图个痛快”。他在办公桌后边憋闷够了，他要自己定向，自己决策，自己干出产品。

至此，三人殊途同归，殊联璧合。

五

现在，他们的产品打开销路仅一年时间，已经还完了全部贷款。就是说，已经赚回了一个工厂。

看到自己的产品在商店出售，填补了地产的空白；看到那些农村小姑娘们每月喜盈盈地领到百儿八十元的工资时，他们的欢欣喜悦难以形容。

他们自己也相对地富裕了。对于那些传统的小生产心理的承袭者来说，这是成功的开始，也是分裂的端倪。

他们如何呢？我们看看世平的家。

简陋、驳杂的家俱。十二吋黑白电视机，因为常出故障，后盖干脆就开着。

倒是那辆火红的摩托头分外引人注目。他们追求的，是更高的效率和速度。摩托买了才半年，已经跑了近三万公里。联系业务，跑原材料，常常一天跑几十个工厂，有时一天宝鸡跑个来回。

今年，他们又找到了发展彩电国产的这样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领域：本市一彩电部件工厂，以金属零部件招标。厂长王富平带着他的产品，击败了浙江、陕西许多社办厂家，一举中标。他们取胜的根本，在于质量和信誉。有一次，因大厂发错了图纸，致使他们的产品不合格。为了避免大厂停产的损失，他们苦干三天三夜，重做模具，重新生产，终于在停产前一小时把东西送到了门前。而他们的产品质量，在该厂的四名日本专家不但点头认可，而且为一个个体厂家能生产如此产品而大感吃惊。

谈及未来，他们很兴奋。赚了利，大权在握，他们有一千件、一万件事要干，要痛痛快快地闹他一番事业。

(摄影 王琦)

领寿星证

马多明

进入龙年喜事频，寿星证章映日新。年逾古稀精神爽，党恩普照万里春。鹤发童颜志犹壮，回首往事心愈纯。躬逢盛世甘露降，老树叶茂添年轮。



展曲

罗保根